

史學叢書

史記志疑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三

國

卷

鋪

往

續

卷

自敘

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瞻可觀杭氏楫拾補苴亦廣聞見而遺文逸事出裴杭二注外者尚多爰就耳目所及錄爲一卷至於裴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開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今亦略倣斯例不復多及焉希焉侯康

三國志補注續

楊馬侯康撰

武帝紀注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諱字元偉

案後漢書皇后紀曰獻穆書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

此書三少帝紀曰景元元年六月故漢獻帝夫人節薨若騰

父名節操不應復以名其女陳少章謂藝文類聚引續漢書

曹騰父諱案左九十四卷與裴注異恐當以裴爲正又攷御覽一百

三十七卷引續漢書曰孝獻皇后名憲則是本不與騰父同

名後漢書以憲爲裴長女諱次女諸說差互未知孰是

徵拜議郎注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

後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云云通鑑

攷異曰耽時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曰太

祖上書切諫不云與耽同是溫公不取沈史而取魏書也

建安元年二月斬辟邵等

錢大昕三國志攷異曰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袁

紹見下文及蜀先主傳則此時無斬辟之事紀文有誤

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後漢獻帝詔書拜鎮東將軍費亭侯

曹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賊

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綏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

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爵并印綬符策

四年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

蜀志繫此事於董承死後此則在承死前袁紀同故通鑑攷異謂蜀志誤關羽傳亦敘先主殺車胄於建安五年前與此紀及袁紀合然竊意先主本與董承等密謀誅曹操假使其謀未洩必不先背曹操殺車胄恐當以先主傳爲是而餘皆誤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魏文帝浮淮賦序曰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觀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船艘千里殆不過也

十七年廣平之任城

攷異曰光武封廣平國入鉅鹿郡此後未見復置廣平下衍一之字任城屬兗州不當以益魏郡蓋亦衍一城字

十八年注前後三讓

操集僅載其一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焚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宋書禮志三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王崩于洛陽

晉五行志中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禪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陸士衡弔魏武帝文載其遺令曰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曰吾嬖好故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帳帳朝脯上脯脯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歛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宋禮志二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歛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前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璽乃爲石室藏璽挺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

注引曹瞞傳曰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燾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誰可解死邪遂殺之

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張輔名士優劣論曰魏武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學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案桓文林者桓曄之字後漢書桓曄傳客交阯爲人所誣遂死於合浦獄不云死於曹操也疑張輔誤以桓邵作桓曄

曹瞞傳爲正袁忠事附見後漢書袁閭傳但云浮海南投交
阯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亦不言爲曹操所殺或范書
略之也

文帝紀延康元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
通典魏文帝卽王位尙書令桓階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
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
亂啟魏大業然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大
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
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爲太尉公侯誕育聖
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號莫過於太王詔曰前奏
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
故舊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爲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
酒孫欽等議案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與王者之
後宋公同號乃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
特進君侯誕育太皇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
太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諡號爲太王於
是漢帝追諡爲太王

秋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金石錄曰以魏大饗碑攷之乃八月辛未魏志誤

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注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
受禪

集古錄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

子又案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無稱令是月丙午
漢帝使張悌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
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
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禮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
詳蓋漢書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悌奉璽綬而魏王辭
讓往反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
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尙書令桓階等奏曰輒下太
史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
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爲
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反遂失其
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
張悌奉璽綬者辭讓往反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謬爾
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謬也 御覽
卷十一引魏略五行志曰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
天下乃靈魏將受祚之應也

黃初元年

藝文類聚卷十引魏傳還皇初頌曰天子乃登彫輦戴羽蓋
佩玉鏘鏘變聲嘖嘖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祥導神氣於是建
皇初之上元發曠曠之明詔省災肆赦澄滌瑕穢是當時黃
初亦通作皇初

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

文帝集中載詔曰朕承符運受中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

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典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注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卽用夏正而服色尚黃

宋禮志一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微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尙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二年春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

南齊書禮志上魏文帝詔曰觀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當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采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卽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

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魏書通典俱作薛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昇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適于審駁之引禮記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于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復言背月也案文帝此詔采周春分之禮不用正月又拜于正殿不在東郊非此年所下詔書也今以其言拜日之禮故附此

注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誤者也

錢儀吉給諫記事彙曰裴氏疑此乙亥朝日上當有二月字也然證以此紀之文黃初元年十一月有癸酉十二月有戊戌獻帝傳述魏文之禪許芝擇以十月十七日己酉王以二十九日辛未登壇受禪劉義叟推黃初二年正月壬申朔校勘前後悉與史合是乙亥爲正月四日非二月也更以四分術推之自黃初元年庚子入己卯訖至辛丑二年算外日餘乘之得大餘五小餘八十一月十二日甲申冬至遞推至春分爲二月十五日乙卯非乙亥也晉書禮志稱黃初正月朝日違禮二分之義隋志亦言魏文正月朝日前史以爲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朝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

雖有采周春分之詔其實未嘗施行是歲祭日實以正月至太和乃用二分後先殊制不可強同義氏不致當代禮制遂謂史有闕文疏已尙書大傳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諸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又焉知魏初之制非有取於伏氏之義與然不可得詳矣

注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

十七史商榷曰長安久不爲都譙特因太祖故鄉聊目爲都皆非都也眞爲都者許鄴洛三處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還都許至九年滅袁氏後又遷都鄴至二十四年書遷洛陽二十五年又書至洛陽其下卽書王崩于洛陽至丕受禪皆在洛蓋操之末年又自鄴遷洛矣

其以譙卽孔茂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

洪适集解曰魯孔子廟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金石錄曰以孔子廟碑攷之乃黃初元年當以碑爲正朱氏彝尊曰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謂誤在史攷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卽阼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祿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輯熙聖緒昭顯上世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

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案當作百戶卒史漢有孔廟置守廟百戶卒史碑此蓋仿漢制也金石文字記曰百戶卒史者秩百戶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戶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戶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是也因其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以別之案晉書及通典皆譌爲百戶吏卒誤與此同

漢官曰河南尹百戶卒史二百五十人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

注魏書曰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饌饗如家人之禮

宋禮志三何承天曰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殿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三年春正月庚午行幸許昌宮

宋禮志一魏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禎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旗幕峨峨檐宇宏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於飛雲朱幕張于前庭絙青帷於兩階象紫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燈對於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賦又云朝四國於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南齊書禮志上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魏文脩

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于城南立盛殿青帷以爲門設樂變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

帝自許昌南征

文館詞林載魏文帝伐吳詔曰昔軒轅不爲涿鹿之師則蚩尤之妖不滅唐虞不興丹水之陳則南蠻之難不平漢武不行呂嘉之罰則橫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羈縻之誅則隴蜀之亂不清故曰非威不福非兵不定孫權小醜憑江恃暴故奮武銳順天行誅驍騎龍驤猛將武步征南進圍江陵多獲舟船斬首數千降者盈路生酒日至大司馬及征東諸將卷甲長驅今車駕自東爲之瞻鎮雲行天步乘輿而進賊進退道迫首尾有難不爲楚靈焚鄴之潰將有彭寵肅口之變必自魚爛不復血刃宜慎終節動靜以聞案此詔文帝集不載四年春正月詔曰云云

文帝集載詔觀此爲詳今錄於後詔曰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六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晉五行志上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卽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

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祭祀之謂也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于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案黃初此法全本漢桓帝時舊制漢桓帝之制亦載通典卷四十一藝文志四博士祭酒掌典司此法蓋漢末法廢不行至是始復立之也其敘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通典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礫礪大雩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祿之國有大故可祈于南郊至于祈禱自宜止于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于厲殃漢文除祀祝所以稱仁明也案二議不系年月或卽在是時乎

是歲穿天淵池

水經穀水注曰池中有魏文帝九華臺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宋書禮志二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渠臣案洛陽

前記以碑爲明帝立堂爲元魏高祖立號非

六年五月壬戌葬感太微

宋書天文志一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葬感太微至
二十六日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二十七日癸酉
乃出占曰從後人晉志作從在人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又日月

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
月皇子東陽武王鑒薨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免爲庶人
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文帝崩

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藝文類聚卷十三引江表傳曰魏文帝出廣陵欲伐吳臨大
江歎曰吳據洪流且多糧穀魏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之乃還

黃初七年春正月

晉禮志上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於北郊依周典
也 藝文類聚卷十五引魏書魏皇后親蠶頌曰於時明庶
扇物鳥帑皆正躬耕帝藉適德班令嘉柔桑之暈敷思郊廟
之至敬命皇后以親蠶俾躬桑於郊坰攷時日於巫咸詔太
小以獻禎御坤德之大略駢翠葆以揚旌爾乃皇英參乘塗
山奉輿總姜任於後陳載樊衛於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
祭以星敷敬前路於三官命蚩尤而清衢遊青蚘於左角步
素蟻於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觀休氣於朝陽步雕輦而降
手柔條於公桑嬪妾肅以莅事職蠶植而承筐供副禋之六
服昭孝敬於丞嘗盛華禮於中宇神化馳於八方乃延羣妾

宴賜於前降至貴以逮下而愷悌之是恩禮儀備序巾車回
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束帛之義登神澤沛以雨施洪恩布於
膺原同碩慶於生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祐於萬國卷福釐
以言旋美休祚於億載豈百世之曾元

夏五月丁巳帝崩

晉五行志中魏文帝黃初三年禿鶯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
又集其夏文帝崩

明帝紀太和元年

宋禮志一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
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朔數中後之號不足故
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
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明帝
不從乃詔曰先帝卽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
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尙書奏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宜爲太和元年
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通典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明堂祝稱天子臣某案明紀
有月無日晉宋禮志及通典則皆作丁未漢制郊堂不同日
舉行同日自此始南齊書禮志上載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
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蔡仲熊據此以爲魏郊
堂不同日之證然是年則實同日或隆此議不見用或用在
太和以後皆未可知也

注疏略曰諸葛亮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

華陽國志諸葛亮將北伐招達爲外援故貽書曰嗟乎孟子度邇者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承歎每存天下平素之志豈虛託名載策者哉鄒護李嚴亦與書曰吾與孔明並受遺詔思得良伴吳王孫權亦招之達遂背魏通吳蜀表請馬督於文帝撫軍司馬宣王以爲不可許帝曰吾爲天下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知吾心乃多與之過其所求晉書宣帝紀達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東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晉書宣帝紀帝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

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賊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

三年六月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通典明帝泰和三年六月司空陳羣等議以爲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爲王是時周天子以王爲號追尊卽同故謂不以卑臨尊也魏以皇帝爲號今追號皇高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爲王乃以卑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爲太皇自是以後諸侯爲帝者皆尊其父爲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追號高皇載主宜以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驛騎奉印綬卽鄴廟以太牢告祠從之又詔曰蓋聞尊嚴祖考所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克昌王業而詩書之義追尊穆高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跡於高皇高皇之父處士君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以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謚侍中劉奕議周王所以後稷爲祖者以其唐之諸侯佐堯有大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跡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奕私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侍中繆襲以爲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漢易以冠四德仲尼作

春秋以統三正又論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
士君宜追加謚號曰元皇太傅鍾繇言案禮小記曰親親以
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乃唐堯之所以
敦敘于九族也其禮上殺於五非不孝敬於祖也下殺于五
非不慈愛於其孫也旁殺於五非不篤友於昆弟也故爲族
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廟當毀其主當
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
帝櫛風沐雨勤勞天下爲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襲
此議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令諸博士以禮斷之其義可從
詔從之

注此則魏初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

隋禮儀志二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
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祖以待後代據此則是時廟
制出高堂隆所定也親廟四之說本禮緯稽命徵而鄭注禮
用之

五年春正月帝耕於籍田

御覽五百三十七卷引繆襲許昌宮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既
躬耕帝籍則是時魏帝頻歲耕籍也然陳志但書于太和五
年而六年不書豈略之邪抑御覽六年爲五年之誤耶又晉
書禮志稱魏之三祖亦皆親耕據陳志則武帝明帝有耕籍
事文帝獨無疑亦史略也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藝文類聚卷四十五引魏夏侯玄皇弟賦曰在太和之五載
肇皇弟之盛始時惟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

六年三月

通典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
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案春秋魯閔公二年夏
禘於莊公是時纁經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禘故
議其述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卽
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如此禮須到禘
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禘王肅
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
祭以案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祭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
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
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爲
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
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尙書難臣以曾子問惟祫于太祖羣
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
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觀也禘祫大祭
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

夏四月甲子初進新果于廟

原注太和八年用王肅議

通典高堂隆云案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
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

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邾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

晉五行志下平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案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 苑文類聚卷九十八引劉劭龍瑞賦

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于太祖廟庭

通典魏高堂隆議曰案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時尊卑之敘以爲位次功臣配享于先王像生時侍膳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于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公降于君卿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夫使功臣配食于羔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以其人之一骨賤者取雞骨今

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謂之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于配食者可也

二年注獻帝傳曰適孫杜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通典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案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纁絰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攷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纁麻故爲之素服康處三年喪在纁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案尙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喪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旣合于禮又合人情詔從之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水經穀水注曰魏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闕闕門

魏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莊縣言黃龍見于是有司奏以爲魏

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曆改年爲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

宋禮志一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常以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爲是邪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案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興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纁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薦玉以白纁尚書傳曰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盛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灾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

漢書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漢書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繫璽曜嘉曰禹將受命天意大變起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未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獄訟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鳳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月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益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幹博士秦靜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爲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缺以爲不宜改青龍五年山柱縣言黃龍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爲羣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統者旣膺受命祿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

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厥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總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麻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太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既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疊疊之德不著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攷之羣載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祠祀盞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爲節此麻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羣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承天休司徒露布咸使聞知稱朕意焉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

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同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眾義暢矣

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

宋書樂志一明帝太和當作景初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大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太子樂官至是改復舊于是公卿奏曰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歌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武兼秉文武聖德所以

章則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為美于義為當帝初不許制章斌之樂三請乃許之

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隋禮儀志二魏初高堂隆為鄧粲議立親廟四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案景初廟制仍是義蓋以武帝擬后稷以文明二帝擬文武二祧即鄭君注王制天子七廟之說也若王義則加二祧為九廟不立七廟矣是時王粲尚未行故郊丘明堂宗廟之大禮皆從鄭義隋志非也

九月冀亮徐豫四州民遇水

晉五行志上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仇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宋書樂志一尚書奏祀園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袷絳袷袷袷黑章韞威熙舞者冠委貌其餘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威熙舞者同服又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宏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為盡

用宮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物當復滅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園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衛臻繆襲左延年等咸同肅議奏可 禮記郊特牲正義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為園丘在洛陽南二十里

注魏書載詔曰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

通典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嫄盛德之妃未聞配食于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惟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地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 晉書

禮志一載是年通事曰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未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案此十二月二十一日事見宋書禮志故附于此年之末

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郡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補三國疆域志曰沈志南郡太守下有旌陽云二漢無旌陽見晉太康地志疑是吳立今攷魏志景初元年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郡曰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廣韻於同旌則屬一縣

無疑蓋魏屬襄陽晉受禪後移屬南郡也沈志疑其所立攷樂進傳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即旌陽或係建安十三年南郡初入吳時所分置

注河東董尋

尋字文興見御覽二百四十九引魏志

志當

承露盤

陳思王承露盤頌曰皇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芳林園甘露乃降

景初二年

晉書禮志上景初二年大議六宗之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攷論異同而從其議案禮志此條上文云王莽以易六子立六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據此是魏初主六子之說後改用劉邵議第書舜典周禮大宗伯一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爲說祭法疏引聖證論亦同而晉志謂其取易六子攷北堂書鈔禮儀部引聖證論云魏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對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乾坤六甲疑子也與祭法疏引聖證論不同知禮儀部亦引此文又不作聖證而作魏書乃王沈魏書也蓋王肅小王家語說特因明

帝以六子問姑述其義以對耳但終魏之世不聞用僞家語文

景初二年秋八月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于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

晉五行志上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于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

晉五行志中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帝崩于嘉福殿

晉五行志中景初末禿鶯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又五行志下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桓同日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水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通典景初中明帝崩於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尙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其謂國家也苟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案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裘服可隨所穿至於制度則不知禮孔子